



錫 劇

# 元宰迎母

張幸之整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〔錫 劇〕

# 元 宰 迎 母

張 幸 之 整 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是傳統剧目《玉蝴蝶》的最后一折。徐元宰在法华庵認了生母王志貞之后回到南潞，要求繼母張雅云准其迎生母回家，張雅云假意答应。但王志貞进了申家，張雅云先命元宰与养父徐上珍断絕关系，后又責罵王志貞，并想把她打死。元宰忍无可忍，这才下了决心，抛弃一切随生母离开申家，到山东投靠养父徐上珍去了。

(錫 劇)

## 元 宰 迎 母

整 理 者 張 宰 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

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 1/8 插页：1 字数：21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

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000册

統一書号：10078·1238

定价：(九)0.15元



嘉定錫劇團演出劇照    林月珍飾王志貞(中)、汪秀英  
飾張雅云(右)、濮   陽飾徐元宰



嘉定錫劇團演出劇照

## 前 記

《元宰迎母》是从傳統名劇《玉蜻蜓》中整理出来的一個折子戲，也是《庵堂認母》的續集。

故事寫徐元宰在法華庵中認了生母王志貞之後，才知自己是繼父申貴升的親骨血，因此帶了生父遺容匆匆回家，懇求申大娘——張雅雲把生母從尼庵中接回府內，以便母子二人共叙天倫。

申大娘本愁申家家業承繼無人，將來難免要被族人奪取，現在知道元宰是申門之後，大為快慰，但又怕元宰的養父徐上珍的糾纏，因此利用元宰迎母迫切的心情，先逼元宰寫信給徐上珍，與徐家斷絕關係，然後再設法离間元宰母子。元宰在无可奈何的形勢下，為了要母子團圓，只得忍痛寫信與徐家斷絕關係。哪曉得志貞剛進府門，申大娘便翻臉无情，命仆婦等將志貞毒打，並不准她和元宰以母子相稱。

這時候，元宰才知上了申大娘的當，懊悔不已；最後終於下了決心，拋棄一切，陪了生母离开申家到山東去投奔他的養父徐上珍去了。

這個劇本是在“百花齊放、推陳出新”的文藝方針指引下整理出來的。傳統劇目流傳至今，確有它感人的地方，但其中有精華，也有糟粕，《玉蜻蜓》自然也不例外；過去演這

个剧目时，大抵都从申貴升游庵起，徐元宰庵堂認母，合家团圆止。不仅头緒較多，而且主题不够明确，这次为了揭示封建礼教、宗法社会的残酷无情，因此把故事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使我们看了戏后对封建制度产生深刻的憎恨。对于申大娘的残酷无情，王志貞母子的正直善良，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描写，使人物性格格外突出。

在整理过程中，曾参考了上海市人民評彈团《厅堂夺子》的演出本，并吸收导演、演員同志在排演过程中所提供的一些意見；附此志謝。由于整理者水平有限，因此缺点恐仍难免，希望广大讀者賜提宝贵意見，以便繼續提高。

整理者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

时 間：徐元宰在法华庵臥了生母之后。

地 点：申家花厅。

人 物：徐元宰，十六岁，申貴升和王志真的亲生子。

張雅云，三十二岁，申貴升的結发妻。

王志真，三十二岁，法华庵尼姑，徐元宰的生母。

丫头、家仆若干。

〔幕启：徐元宰拿了生父申貴升的遺容上。〕

徐元宰：（唱“大六調”）

含悲忍泪別母亲，  
手捧着生父遺容离庵門，  
急忙奔回南濠地，  
求繼母迎接亲娘申府进。  
待我上楼把繼母喚……

且慢！

元宰暗暗細思忖，  
繼母生性多凶橫，  
雌老虎傳揚苏州城，  
犹恐她聞听凶信心惱恨，  
反累母亲不安宁。

唉！

若不真言去相告，  
怎把娘亲迎轉門？

爹爹呀！

但愿泉下多灵驗，  
保佑儿娘享太平！

芳兰，有請娘娘下楼！

〔內应：“有請娘娘下楼！”〕

〔丫頭芳兰、素琴引張雅云下楼。〕

張雅云：（唱“大六調”）

芳兰上楼禀儿归，  
不由雅云心花开，  
喜出望外下楼台……（“拖腔”）

徐元宰：拜見繼母！

張雅云：罢了！……啊！

（唱“收板”）

元宰你，愁眉不展为何来？

徐元宰：繼母請看！

張雅云：（見象）啊！

（唱“簧調”）

一幅容象画中心，  
风流瀟洒好英俊，  
头戴秀才烏儒巾，  
身穿鸚哥綠海青。  
手执七寸描金扇，  
下悬三色玉蜻蜓，

五官端正多清秀，

活象大爷申贵升。

儿呀，这容象从哪里得来的？

徐元宰：这……

張雅云：快讲！

徐元宰：（跑上一步跪下）哎呀继母呀！

（唱“十字大六调”）

話未讲，身先跪，泪滿胸襟，

劝继母，莫悲伤，听儿告禀，

事到今，明真相，水落石出，

儿乃是，申家子，继父所生。

張雅云：（惊讶）啊，儿呀，你待怎讲？

徐元宰：儿是申家骨肉，继父亲生！

張雅云：（問个一明二白）儿呀，你是申家后代，不是徐家子孙？

徐元宰：是呀！

張雅云：从何说起，可有凭証？

徐元宰：血书为凭，生母做証。

張雅云：（楞住）生母做証？……

徐元宰：正是。

張雅云：她是何等样人，可是大家閨秀，名門千金？

徐元宰：一不是大家閨秀，二不是名門千金，乃是个出家之人！

張雅云：（不高兴）啊，是个出家之人？

徐元宰：是的。

張雅云：她叫何法名？

徐元宰：法号志貞，俗称三师太！

張雅云：（着急）她……她莫非就是法华庵中的那个志貞尼姑？

徐元宰：正是她！

張雅云：你如何知道她的？

徐元宰：（唱“十字大六調”）

奉母命，詳血书，滿腹疑問，  
一首詩，八句謎，難解難分。  
左推詳，右猜測，方知底細，  
詩句內，暗藏着，父姓母名。（落調）  
按着詩上一綫索，  
赶往庵堂訪母亲，  
一到法华山門口，  
正逢姨娘王志貞。  
我假装燒香游佛殿，  
声东击西探口音，  
姨娘聞听臉色变，  
奔至云房哭夫君。（落調）  
儿在門外听分明，  
闖进云房見真情，  
房中挂着一幅画，  
正是繼父申貴升。  
孩儿今年十六岁，  
方知申家后代根。

張雅云：（急問）他現在人呢？

徐元宰：（接唱）可怜爹爹纏重病，

荷花缸中葬殘生！

張雅云：（昏倒）啊呀！……

徐元宰：繼母醒來！

丫 頭：娘娘醒來！

張雅云：（唱“大六調緊拉慢唱”）

悠悠苏醒泪滿襟，

連連悲声哭夫君。

娘娘是十六年盼夫归家轉，

到如今只見你容象不見人！

我好恨呀！

（轉“快大六調”）

罵声賤尼三志貞，

輕狂无耻太气人，

骨头嚙不四兩重，

害死我夫在庵門。

不守清規弥天罪，

依法懲办不容情！（收腔）

徐元宰：哎呀繼母呀！

（唱“簧調”）

繼母暫息雷霆怒，

細听嬌儿訴真情，

娘为爹爹心欲碎，

拋头露面难見人；

娘想孩儿腸欲断，  
廢寝忘餐身纏病；  
娘在庵堂活受罪，  
我們父子是禍根。

繼母呀！

今朝寬容一点情，  
来日报答万重恩！

張雅云：（唱“中簧調”）

并非为娘不容情，  
只恨賤尼太狠心，  
害你父亲夭寿死，  
代夫雪恨不放輕！

徐元宰：（辨清是非）哎！繼母！

（接唱）风不起，浪不濺，

船不拖泥水不渾，  
何況爹爹有差錯，  
尽怪母亲不公平！

張雅云：好呀！

（唱“大六調”）

你枉是孔圣門下知礼义，  
目无尊长失身份，  
杀父之仇不图报，  
竟臥尼姑作娘亲。  
可知道，私生的儿子臭一世，  
尼姑的儿子耻十分；

可知道，至亲好友看不起，  
連科考場走不进。  
熟讀經书有何用，  
十年寒窗枉費心，  
我儿鹏程千万里，  
臥了賤尼害自身！

徐元宰：（唱“大六調”）

劝娘不必疑慮深，  
自古母子本天性。  
怕什么私生的儿子臭一世，  
怕什么尼姑的儿子耻十分；  
怕什么至亲好友看不起，  
怕什么連科考場走不进。  
娘离孩儿十六載，  
儿离亲娘二八春；  
娘无儿，娘痛心，  
儿无娘，儿孤零。  
我不怕，人言可畏，  
我只怕，骨肉离分；  
我不想，独占鰲头，  
我只想，迎母回門；  
我不图，荣华富貴，  
我只图，乐聚天倫；  
我不求，官高爵显，  
我只求，图报娘恩。

望繼母，容情兒娘還俗轉，

我堂前侍奉二母親！

張雅云：哼！

（唱“大六調”）

這種無耻賤妖尼，

為何還要迎轉門？

徐元宰：（接唱）千錯萬錯娘不錯，

孩兒應該行孝心。

張雅云：（接唱）從小就不撫養你，

為何還要迎轉門？

徐元宰：（接唱）十月懷胎娘辛苦，

孩兒應該報娘恩。

張雅云：（接唱）褻瀆佛殿罪孽重，

為何還要迎轉門？

徐元宰：（接唱）生男育女娘無過，

孩兒應該贖罪名。

張雅云：（接唱）害死你父恨未消，

為何還要迎轉門？

徐元宰：（接唱）父親故世娘受苦，

孩兒應該解冤情！

張雅云：你这奴才呀！

（接唱）你既是大爺親生子，

應該听我主母訓，

從今不許認妖尼，

從今不准庵堂進，

忙与娘娘提坐轎，

定將賤尼送衙門！

徐元宰：哎呀！繼母呀！

（接唱）你嚴辦親娘嚴辦我，

決不能加罪我娘親！

張雅云：要我寬容賤尼，今生休想！

徐元宰：哎呀！

（唱“大六緊拉慢唱”）

繼母翻臉不容情，

急得元宰失了魂，

此身不能保娘命，

倒不如一死了殘生！

張雅云：且慢！

（旁唱“大六調”）

眼看元宰要命斷，

不由娘娘急在胸，

申門家私誰繼承，

申氏祖香誰供奉？

無人復姓來歸宗，

娘娘心願要落空。

失去兒子何足惜，

失落家業心酸痛。

為了獨掌申門權，

看准風向再使鋒！

兒呀！為娘念在兒的面上，就寬饒了賤尼！

徐元宰：多謝繼母！

張雅云：慢來！

徐元宰：怎麼？

張雅云：須要依從為娘一件！

徐元宰：望請繼母吩咐！

張雅云：從今孩兒要復姓歸宗，與徐家斷絕來往！

徐元宰：哎呀！

（唱“三角板”）

聞听此言吃一惊，

猶似五雷震頭頂！（落“大六調”）

徐家雖非親骨肉，

三載哺育恩德深。

張雅云：你答應不答應？

徐元宰：哎呀繼母！

（唱“大六調”）

兒是徐家撫養大，

豈能負情喪良心，

懇求繼母發慈悲，

孩兒實在難從命！

張雅云：好呀！

（唱“大六調”）

你若留戀徐上珍，

我就嚴辦狗賤人。

究竟割斷徐家情，

還是相救妖尼命？